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52

#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爱狄密勒 著  
包玉珂 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叙述我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大都市，在帝国主义统治和掩护下，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使用各种无耻手段，耍尽一切巧妙花招，不劳而获地攫取别人的劳动果实，发财致富，作为乐园。故事真实生动，引人入胜。今天的上海已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了，但是这些陈迹也不妨展览出来，使读者认识认识那个鬼域世界的真面目。把那个社会和今天比较一下，就愈加觉得今天一切的可喜、可爱、可宝贵，并且更能体会到今天生活的无比幸福。

## 序

冒险的故事！那是无老无少，无男无女，都喜欢听的。

真正的冒险，惊心动魄的冒险，是在这种场所发生的：从没人知晓的大陆中，从没船航行过的海洋上，人类活动的新领域里，日新月异的科学界内，闻所未闻、到所未到的天涯海角。

伟大的自然征服者、伟大的发明家、伟大的创业者都是最优秀的头等冒险家。

犹太人在摩西的领导之下，从埃及逃到巴勒斯坦，是圣经时代的最伟大的冒险事业。

北美洲的发现，是哥伦布一生中的最大的冒险事业。

狄福<sup>①</sup>笔下的《鲁滨逊漂流记》，斯蒂文生<sup>②</sup>笔下的《金银岛》，都是不朽的冒险故事。

巴斯特<sup>③</sup>向细菌进攻，皮特<sup>④</sup>少将探索北冰洋，皮卡<sup>⑤</sup>教授上升同温层，都是真正的冒险家所做的真正的冒险事业。

有胆量去和新的形势打交道，向不可预断的情境挑战，冒不可预定的危险，走他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成就他人所没有

---

① 狄福 英国的小说家，《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

② 斯蒂文生 英国的小说家，著有《金银岛》等书。

③ 巴斯特 法国的科学家，细菌的发现者，疫苗移植治疗法的发明人。

④ 皮特 美国人，曾到北极探险。

⑤ 皮卡 比利时的科学家，曾乘气球上升高空，发现同温层。

成就过的事业：这一切，合在一起，造成真正的冒险和真正的冒险家。

人不知其可而已独知其可，就力排众议去做而终于获得成功的，也是真正的冒险：哥白尼<sup>①</sup>的创立地动说，马丁路德<sup>②</sup>的反对天主教。

在真正的冒险中，一个人可以经验到许多平常人所经验不到的快意事，他可以从它上头来测定自己的勇气、毅力、意志与智慧。换句话说，他可以从它上头来认识自己，鉴定自己。所以，事情在他人的眼光中，是行险侥幸，是轻举妄动；而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则是快举，是乐事，是应然和必然的事情。

冒险的本义向来是如此的：发明，引导，开辟新的道路，成就新的事业。其中有的是坚定的见地、大无畏的精神、忠于所事的诚心、卓知灼见的智慧、辛苦绳勉的劳动、从事建设的努力、抉发真理的希望、造福于大众的宏愿。

然而，现代却替冒险这一个概念增加了新的意义。现代的小说与现代的戏剧都替冒险家套上了一个新的面具。

二十世纪的冒险家不向荒原绝域中去讨生活，也不在真理正道间找材料，而专门在人海中施展他们的绝技。他们站在一旁暗中忖度他人的钱囊的重量，而后布置巧妙的机关，让一颗颗好吃的果子落到他们的怀里。人瘠则我肥，是他们的信条、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全部人生哲学。

二十世纪的冒险家恰巧站在和真正的冒险事业相反的那一极端。他不创造而专毁坏，不为社会努力而专侵蚀社会的

---

① 哥白尼 波兰大科学家，太阳系宇宙及地动说的始倡者。

② 马丁路德 日耳曼人，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基督(耶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利益；不做人们的良友而专做大众的公敌。

虚伪、欺诈、无赖、狂妄，总而言之，一切的鬼蜮手段都是他们法宝。他们今天恭维你，只因为明天，他们可以乘你的不备，在你的背上刺一刀。他们今天替你筹划许多似乎极有利的事业，只因为明天在你的失望中，他们可以得到大利益。

他们的最大的目的是不劳而获得他人的劳动果实。他人放进去，他们拿出来；他人往上推，他们向下拉。是好处都归他们享受；而一切的损害则都由他人去担当。

在二十世纪的冒险家的眼光中，除了好处以外，任什么都不值得珍重的。爱情、友谊、宗教、信义，一切好听的东西都是他们的踏脚石。他们踏着它们向前走去，以装满他的肚皮和口袋。只要能够获得好处，变猫变狗都可以。

上海，这华洋杂处的大都会，这政出多头的大城市，这纸醉金迷的冶游场，这遍地黄金的好地方，正是冒险家的乐园。它容纳得下吞舟之鲸，同时它更有多量的好吃的果子，可以供冒险家大嚼。

何况在上海，还有那种可伸可缩的领事裁判权，五颜六色的种族，争权夺利的组织，纷歧杂出的误会；这一切，加上了上面那一切，将这世界的第五个大都会，氤氲氲氲，化成了乌糟糟的一大团。

上海，你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大家到上海去啊，那里鱼多水又浑，正可以去大大地摸一下子。

滚滚而来的，有装着大幌子的商贾，披着黑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剑的外交官。然而尽你们打扮得怎样庄严或者阔绰，总遮不住你们的那一副猴儿相。这本书就要把你们的“善言善

行”，“丰功伟业”照实录下。

二十世纪的冒险家本不以男人为限。不过这本书完全没有把那些“善女人”的“懿言”、“懿行”收入，那是因为作者在这一方面还观察得不到家。这一点是应请读者原谅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 目 录

序.....	1
楔 子.....	1
第 一 章 上海，特权者的都会.....	16
第 二 章 万花筒中.....	48
第 三 章 虚伪与欺骗的交响乐.....	79
第 四 章 远足旅行.....	98
第 五 章 不调查的调查团 .....	128
第 六 章 太仓几粟 .....	149
第 七 章 海盗和鸦片贩子 .....	164
第 八 章 上帝与财神菩萨 .....	180
第 九 章 不操干戈的强盗 .....	213
第一〇章 戴红缨帽子的猴子 .....	238



## 楔 子

踏进此地的人们啊，请你们且莫把一切希望抛却。

——但丁《地狱曲》

这是不多几年之前的事情。

一只大船一连在海上航行了好几个月。它从天涯走到地角，由这洲开到那洲，辗转往来地差不多靠遍了每一个文明国的主要口岸。从它那副匆忙的和不惮跋涉的样子看来，它似乎负有一种极重要的国际使命呢。

可是一些也不。它的乘客里头，没有出席国际会议的政府代表，没有衔着密命的私人专使，没有摇舌鼓唇、兴波作浪的政客，没有拥兵干政、割据自雄的军人，也没有椎心泣血、图复故业的亡国君王；甚至连一个如此如此的商会的那般那般的代表都没有。

也许它是一只替某些国家所出产的工业品，作广告的流动展览船吧？

这话有一部分是道着了，它的确是流动的；然而工业品呢？那它可一些也没有载得。

那么它是一只海军学员的练习舰吧？

也不。船上连一个未来的水手都没有，不要说海军将校了。

那么它是一只正规的军舰，一只巡洋舰或者驱逐舰，负着敦睦邦交的使命去访问各国的？

绝对不是的。

但是跟着它的有一种特殊情况。当这一只形如军舰的船驶入每一个口岸的时候，岸上的官吏总不免要起一番忙碌。他们都不把它当作平常的船只看待。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不明白。好，让我们看看它出发时的情形吧。这样，我们对于它的国籍、它所载的东西和它所以要久航不归的理由，也许能够多知道一些。

在它作这一次奇异的航行之前，它是停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里。它的名字叫做“嘉果”。一面阿根廷的国旗飘扬在船尾的旗竿上，表示出它是属于这一个国家的。它正在等上货色：一批没有主顾愿意承购的货色。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了，这一批货色虽然不吃香，可是采办他们的成本却不在小数。花了许多许多的时间、金钱、计谋与劳力，方才收罗到这批肉食的两足动物，现在却要送到国外去贱卖，甚至于捱给人家，多倒楣的生意！

肉食的动物？哦，明白了。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马戏班中的灵猴乖马。

哈哈，先生，你又猜错了。请看上货吧。可是货舱的门仍是紧闭着，起重机也拱着它的手臂，无所事事地静立着。码头上不看见一堆一捆的东西，船面上不听见那许杭唷的呼声，这一批货色是用他们自有的两只脚将他们搬上船来的，在武装的送货者的监视下，这一批活货色服服帖帖地爬上绳梯，走到舱里。

两足动物，再加上一伙，大小前提都有了，我们的结论是

这一批货色一定是一群鸟。这结论倒也不错。他们是一群鸟，一群惹人讨厌的乌鸦，欺凌弱小的鹰隼，吃死人肉的秃鹫，啄食母眼的鸱枭，妖鬼变的九头鸟。

“嘉果”号装上了这批宝货之后，就开始它的长期航行了。它从南到北，再由东往西地去分别拜望各国，试销这些好货色。它走来走去，终于走到了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嘉果”号的船主过了几个月的单调的海上生活，早已归心如箭。他恨不得把船上的一些滞销货色一下子都抛到海里，可以出空身子回去。可是上头的命令是叫他好好地发放他们。这使他感到了极大的烦恼与困难：没有受主，这些货色又怎样发放得尽呢？这不就是叫他永远不得回家吗？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焦急不安了。

然而焦急不安的，实在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的里雅斯特的岸上，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发现到呢。看守港口的兵丁的人数突然加多了，以骁勇善战著称的短枪兵也戴上了他们的三角盔，穿上了后面拖得长长的制服，成排地在岸上往来巡查了。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吏忙着与当地的长官磋商防卫的方法。当地的长官又从旁的地方调来了许多正规兵，驻扎在码头的四周。这些兵都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这种非常的情形弄得一般在码头上闲看的人都茫茫然如入五里雾中，一些头路也摸不清。这到底为了什么呢？压制革命么？全没有这一回事。镇压暴动么？也不听见有什么罢工的事情发生哟。哦，莫不是为了新到的那只船吧？但是每天有多少只船出入于的里雅斯特的港口，为什么独对这一只船要警备呢？这又莫名其妙了。这一只船到底是一只什么船？它为什么要到此地来？它载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它一来就会引起这种纷扰的情

形？啊，想不透，真正想不透。

最后，负保护全港安全责任的卫戍司令答应到船上来视察了。他大排仪仗地来到码头上，船上的职员恭而敬之地将他迎接了上来。船主把一份职员录和一份货色单交给他，并领他去参观舱位和检验货色。

货色剩下得真不少，一共还有二百多个。他们坐的坐，睡的睡，一个个都优游自在得很。他们哪里象什么没有受主的货色，恐怕乘阔朋友的游艇周游世界的心上一无挂虑的客人，都还没有他们那样从容自若和好整以暇呢。只有极少数人很随便地望了卫戍司令一眼，其他的人都静静地望着海天极处，看有没有财神菩萨派出的宝船来接他们到一个遍地黄金的没遮拦的世界去。对于眼前的事情，他们都完全没有放在心里，连回过头来看一看都懒得动呢。

这一批货色真可以算是天壤之间的瑰宝。其中人才的众多，恐怕不是在任何的监牢或者感化院中找得出的。他们的国籍既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他们过去的的生活尤其是五光十色，式式俱全。他们做过一切的妙事，也享过一切的艳福。可是说来也不相信的，他们虽然在其他方面花样百出，但在信仰方面，却都奉着一种共同的宗教。他们又虔诚得很，他们说话行事没有一样不是依循着这宗教的启示而进行的。这种宗教只有一个基本信条，就是：“把法律、秩序和有组织的社会关系都踢到地狱里去；谋生之道是不厌其狡猾奸诈的。”

但是阿根廷政府却不知道信奉这种宗教。它不顾上千天怒下违人和地想尽了方法，把这些由各国选拔而来的善男子一网罗来，装上“嘉果”号，免费送他们各归故乡。回乡在别人是一件乐事，然而在这些宝货，却是一件难事。一部分人呢，

还容易找到下脚处，他们的祖国还不十分拒绝他们的归来。他们一到埠头，就溜跑了。但是还有一些已经犯了十恶不赦之条的人，可就难了。老家已经不承认他们，那又该向何处去呢？

“嘉果”号的漂来流去，就是为了要发放这一批无家可归的家伙。它把他们送到东，东方摇手拒绝；送到西，西方一脚踢出；要想找一个倾销他们的市场，真比登天还难。

“嘉果”号很象一部什么学校的校车。校车在放学的时候，把一批一批的学生往家里送去，“嘉果”号也想把这一批人往家里送去。但是他们的家呢？没有了，完全没有了。

“环境能够变化气质”，真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嘉果”号的船主原是一个硬头硬脑的武夫，现在已一变而成为一个柔声下气、迁就交易的商人了。他想尽方法来出脱他手中的货色。每到一个口岸，他总得上去大吹大擂一回。他拿了一份货色单去挨户推销。倘使所到的国家承受了那么一两个，他就感激不尽，而想添上几个饶头。可惜人家往往不受抬举，拒绝领这一分盛情。他只好在背后骂他们不识货。

不识货？一些也不错。你看，这些宝货不真是宝货吗？尽它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毒如蜂蛰，变幻如鬼怪，都及不上他们的神通于万一。随便什么怪兽奇妖，都不难在他们里面找出它们的匹敌来；什么人要画地狱变相，最好的标本也在这里。

这批被社会所不齿的人都具有作恶的天才。面皮厚，眼睛尖，胆子大，手段辣，只要有好处，什么事都可以做。抢劫、诈骗、绑票、贩毒药、开妓院、杀人、放火，都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也可以说是拿手好戏。“嘉果”号的船主为提高他的货色

的身价起见，就把这些尊号加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强盗、恶棍、奸细、杀人凶手，造假钞票者，贩毒药者。总而言之，他们具有一切人家所不敢具和不愿具的美名。

可是天公不照应，这样的好东西竟会没有销路。上货的时候，是容容易易地上去了；现在要卸他们下来，可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了。每一个国家里似乎都已充满了这样的货色，它们再没有胃口来收容外来的珍品了。

的里雅斯特的卫戍司令也抱有同样的观念，所以他只肯接受几个他的同国人。对于其他的货色，尽管船主吹得天花乱坠或者讲得唇焦舌枯，他仍是拿稳主意，不肯通融半点。

“真正对不起，船主先生。足下的美意，我是非常感激的，但是我绝对不能多接受一个了。我的国家只能收留它自己的子孙，我们没有余力来照顾别国的人。足下虽然愿意将他们无条件送给我们，可是我万万没有这力量来领你的情。一切请你原谅吧！”

“嘉果”号的船主极想把手上的湿面甩脱，所以他不管买主的厌烦，自顾继续讲他的生意经。

“司令，请你再想一想看。这些都是最难得的珍品啊。没有出生城市的公民，没有祖国的人民，没有护照的旅客。你想哪里还有比他们更稀罕的东西呢。这里面有几个竟连姓名都没有，譬如这一位‘龙’君就是的。不要说旁人，就是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究竟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他的家又在什么地方。喏喏，这里还有一个人，阿根廷的政府曾从他的家中抄出大批军火和假钞票。这样好的人物，你难道还不肯领受吗？”

“谢谢！我，或者说我的国家没有这福分来领受他。”

“不要吗？这么样吧，请你收养了这一个斯拉夫族的小

子高谈乱吠吧。他五年来，不止一次向好些国家请求入籍，始终没有成功。他的职业是宣传对于人们没有什么害处的弱肉强食主义。对于这一个人，你总不见得再会拒绝了把？”

“对不起，我实在不能够领你的情。总而言之，再多一个都不行了。”

“司令，你真使我失望极了。”

司令上岸去了；船主的心上又重重地压上一块铅了。他满想把舱中的货色销几个给这个识货的朋友，可是空费了一番口舌，而结果还是零。几时才可以回家乡呢？他不禁格外焦躁了。真是想不得，越想越难过。

咄，向北极上的人去兜销电气冰箱，向煤矿老板去卖煤：那不是笑话么？鼠岛上会找得出买猫的主顾来，天下哪有这样怪事！每逢失望到极点的时候，船主总要这样自怨自艾着。他怪他的政府为什么要叫他做这种不能做到的工作。但是转念一想，他又下定决心了：无论如何，总要替他的货色找到一个收容所才罢休。

焦灼的也不仅是岸上的官吏与船上的船主，就是这一批宝货也开始感觉到不安了。长期的海上生活已把初上船时的一些新奇趣味消磨得干干净净。每天只是睡了吃，吃了睡，那够多么的单调和无趣。他们象押在笼子里的野兽，日夜渴望着解脱后的自由、活动和刺激。然而最使他们焦心的是，这一次航行究竟要继续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他们的未来居处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他们的人数原本不止这些，但是有许多幸运儿已经找到他们的托身所。他们有的已合法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去了，有的则幸逢识货的主顾而被留下了。剩下的二百多尊活宝

贝各有各的心思和惶恐不安的理由。有的为了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安全起见，巴望“嘉果”号不要开到他们的祖国的口岸去。另一批人则生来就不知道恐惧、危险和希望是什么东西；他们是听天由命，任凭这只船把他们送到随便什么地方都好。入了魔道的灵魂乘了这只神秘的船，在混沌的大海上漂流着，他们不怕灭亡，不顾沉沦；随便什么都不在他们的心上。

所以在的里雅斯特卸下了最后一批货色之后，剩下的就完全是些无家可归的家伙了。在“嘉果”号访问遍了全世界的口岸而仍找不到他们的出路的时候，他们只有被送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了。那时，他们也许可以过一种永远白吃饭白住房子的生活了。但是他们不愿意过这种优游的生活。他们看见“嘉果”号到一处失败一处，他们总要以心问心地来想一下，下次到什么地方去才好。看上去世界上的口岸似乎已经靠遍了。有些口岸是望也不必去望的，因为那里的人是决不会需要这样的货色的。这个难以处理的世界，它怎么会变得这样荆棘遍地，使这批想好好地安生度命的人，连脚都插不下去了！

的里雅斯特的卫戍司令上岸去了，剩下船主一个人浸在失望的悲哀中。然而“一个也不行”这一句话已传遍了舱中的每一个人的口头与心上。他们三三五五地纷纷讨论今后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他们议论了一回，还是找不出一个头绪来。于是他们就决定将这一个重大的问题，提交给他们其中的一个最足智多谋的家伙，请他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答。

真是对不起读者得很，恕我们不将这一个足智多谋的家伙的真姓名与国籍说出来了。我们先来讲讲他的为人吧。他是一个富于机智而又工于修饰的人；他谈吐漂亮，应酬更是高



人一等。他具有安详而随和的态度，充分足以使人对他发生一种聪明、谨慎与诚实的印象。总而言之，一切高等的棍徒所必须具备的门面板，他无不应有尽有。在这一次航程中，他曾为他的同伴排解了好多次纠纷，所以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赠了他一个“狗头军师”(EL Sabido<sup>①</sup>或者说“智多星”也不妨)的诨号。他会说好几国的语言，曾经周游过全世界，并在好多国的国境内下过足。例如智利就是他不久以前的活动所在。他与一个制硝公司打成一气，做了一笔好生意。他还与当地的高级海军人员结纳，仗着他那一张利口和新近赚得的金钱，煽动海军起来反抗易本纳兹的独裁政府。智利政府牺牲了不少的人命与近八千万法郎的军费，才将这一次暴动平定下去。然而他的囊橐已饱满得沉沉下垂了。于是他就以国事犯的资格，乔迁到阿根廷去做寓公。阿根廷格于国际公法的成例，不得不拒绝智利政府的引渡要求而容他住了下来。他在阿根廷做了一时阔老，终于被当地的地方官不客气地当作一件奇货，送上了这只“嘉果”号，去等候他的不可知的前程。

狗头军师毕竟是狗头军师。他是从来不肯在人前露出窘态来的。所以他接到了众人提交给他的问题，就在“容我作相当的考虑”的措词下，昂然地退到了他自己的房舱中。

他掩上了舱门，就向铺位上一躺。现在的狗头军师可也有些智不多了。他的眼光较同船人的为远，他对于当前的危机，也看得比同船人清楚。他在表面上固然装得极镇定，但是他的内心里实在乱如紊丝，比人家分外焦急。所以，他一躺下来

---

① El Sabido 西班牙语，意为专出乖主意的人，说得好些，是“智多星”，说得不客气些，便是“狗头军师”。